

藏品大观

寄兴于兰 崇古出新

——记“一世兰：水墨名家邀请展”

□□ 本报记者 黄辉

近现代绘画大师黄宾虹曾说：“唐画如魏，宋画如酒，元画如醉，元代以下，渐如酒之加水，时代愈近，加水愈多，近日之画已有水无酒，故淡而无味。”这一评价对当代中国画也同样适宜，当今的中国画画坛，缺个性而多抄袭，缺写意而崇工艺，重形式而缺内涵。本文通过一次当代水墨展“一世兰：水墨名家邀请展”，来探讨中国画的发展之路。兰花虽然只是中国画发展过程中一个小小的题材，却体现了中国画的精髓和历代文人、画家对中国画的理解，本文从参展画家的作品和言谈中，重提中国画的传统精神。

寄兴于兰

早在2000多年前，兰草就得到古先圣贤的赞誉，孔子言：“芝兰生于深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德，不为困穷而改节。”至此之后，中国人就将兰比作花中君子，屈原佩兰、嵇康赏兰……陶渊明、李白、陆游、朱熹等历代文人墨客更是留下了诸多赞美兰花的名篇佳作。赞兰、咏兰、画兰的轶事成为人们传诵的佳话，兰花也构成历代文人道德价值认同的一种重要流传方式。

自唐宋开始，画家就以兰为绘画题材，留下诸多传世珍品。赵孟坚的

《墨兰图》展现了兰的清丽、高洁；郑所南的《墨兰图》，无根而出，淡墨点花，点滴如泪，通过爽利秀劲的墨兰形色，表达自己的高风亮节；赵孟頫的《竹石幽兰图》，以书法法理入画，线条流畅，柔中寓刚，写出了兰的风韵；文征明的《兰竹卷》，洒脱而不失法度，高洁而又端正严谨。奇才徐渭也留下了多幅画兰名作，他笔下的兰草，笔意纵横，痛快淋漓，看似乱涂横抹，却笔笔有法，写出了兰的飘逸与气度。清初石涛、八大山人都以个性化的笔墨写出了兰的神韵，汪士慎写兰重质，李复堂善写雨中之兰，郑板桥更是书写心中的兰，达到了人与兰合的境界……

发展至近现代，兰花仍旧受到齐白石、潘天寿等花鸟画大师的追赏。齐白石赞誉其“自闻香气胜群花”，老人笔下的兰将写意与写生的精华相结合，创作的作品“自能形神俱见，非偶然可得也。”

今人画兰，前追古人而自成一格，亦是延续前人文脉，寄情达意的一种重要的绘画题材，画兰名家众多。3月31日，当代书画家霍春阳、胡石、何士扬、赵跃鹏、张继刚齐聚北京翰坊茶会所，以兰会友，交流心法，再现名士风流。

一世兰

霍春阳的写意花鸟，以简劲的

特色卓然自立，形简神备，笔精墨妙，而兰花是其最爱的题材之一。霍春阳笔下的兰花，挥洒自如，寥寥数笔，疏花简叶中不求甚工，尽显铅华洗尽后的古雅之态。霍春阳坚信黄宾虹所训，画画不以繁简论之，关键在于境界。他将画兰的笔墨用到最简处，惜墨如金，以哲学般的语言写出兰花之貌，言简而意赅。在他看来，“画兰亦难，犹如书法，取意象之美。只几根线，却孕育着深沉的情感力量，心手合一才能取得真香。”

画家胡石坚信写兰更是书法事，他以书法的笔法写兰，“没有书法的功夫，笔下兰草一定无神。今人兰草画法，逃脱不了古人的法则，没有文气，不会有高格。”胡石继承赵孟頫的绘画，从书法中衍变出兰花，笔势拙大简逸，墨色浓重，所写兰叶，运笔流畅奔放而婉转敦厚，有刚劲挺拔之势，更有舒展优美之姿。兰叶的穿插、疏密变化的形式美通过精练的笔墨和潇洒的笔锋体现出来，形成别具一格的独特风格。

画家何士扬虽以人物画为主，但兰花也是其钟爱的题材。其笔下的兰花以淡墨点写，浓墨点蕊，清雅恬淡，“若蓬蓬远春，一片青碧中体会素处以墨，妙机其微之玄妙，并无华彩悦目之样式，只在淡淡墨色中显现君子风度。”虽是淡墨清兰，画面亦有丰富的墨色变化，淡墨生香，清幽中自



郑所南 墨兰图 纸本水墨

成韵致。画家认为绘兰是心灵的对话，绘者的品格，体现出整幅画的气息、格调，是心灵深处的感受。

画家赵跃鹏更注重通过写生画兰，他笔下兰花不是画谱符号，而是通过他的眼经过心传达到手的旅程。他说：“画兰如不加入写生感受，稍事遗憾。”其花虽简，但其质超然，着眼细微之处，写生之态入其画中。赵跃鹏的兰以墨色写成，淡墨写叶寥寥数笔，雄健沉稳，姿态优美，如小家碧玉，倩影悠悠，单纯的来自黑白晕染、浓淡干湿的水墨韵致，将兰花的淡定、出尘描画而出。

学者、画家张继刚的兰花又是另一番滋味，他并不是简单追求笔墨中的趣味，而是通过绘画的方式，表达兰花的品格，他笔下的兰草，优雅、清丽、脱俗、无尘。“我家植兰三千载”，张继刚把兰花比作中华文化的母亲，赋予高洁的象征，承载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情结。

展览“一世兰”策展人陆虹介绍，“一世兰”代表人生的追求，人应该如兰花一样，一世清白。“中国人自古追求君子品德，温润如玉，清白如兰，人生不过百年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在这短暂的生命中感受文化。”她说。兰花虽小，却承载了中国文化千年历史的品格。除了“一世兰”的展览之外，他们还会选取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其他一些题材，比如菊花、梅花、竹……做成一个系列的展览，通过这些中国文化、中国绘画中细微的点，在平淡中传道，让参观者感受中国文化，学会生活，传播中国文化。

以兰比德

画家绘兰源于对兰品格的肯定。霍春阳之所以喜欢画兰，是因为兰花具有不同于他物的坚定、优雅和不张扬的性情，朴素无华却沁润大美。兰花具有君子的品格，善于处幽，善于静，不张扬，韬光养晦，“有阴德者，必有阳报，有隐行者，必有昭名。”霍春阳认为，兰花是一个很好的题材，也是人格修养的榜样。

何士扬表示，今人画兰实际上是对古代传统的追溯和认同，中国画是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体现，古人追求兰花清和雅的品格，高洁、幽香。画兰并不是表面的技巧，而是心之所发，心的高度反映在所画的兰图上。古人讲究君子之道，名士风流，就如兰花一样，品格像兰花的幽香一样传扬出去，这种价值观对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种参照。“兰花象征君子之风，君子之道。画兰意在正道、正气。”他说。

张继刚是一位学者型画家，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，传道授业之余，写诗、填词、谱曲、鉴定……他认为：“兰不仅形式优雅，且幽芳仪态、魂绕华夏，承载了中国人千年来的人文精神。她是人格的象征，是气节的象征。对兰花的敬仰，更深层是对民族文化的美好追求。”比如屈原、王羲之等古代名贤对兰花的认可，赋予兰草这样的品格，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，回归到生命的本源，达到绘画层面的意境。

陆虹表示，霍春阳、胡石、何士扬、赵跃鹏、张继刚都是当代中国画



霍春阳 香色幽雅 纸本水墨 40×32厘米 2012年

画坛延续中国审美价值，与传统文化了然于心的画家，“通过他们的实践，我们看到中国绘画的‘文气’所在，并为中国画依然能走‘从于心者’这条路而庆幸。”

以兰为续

兰花虽是一个微小的题材，但其背后传达的却是中国画的精髓。通过这个展览，画家和观者都在思考如何认识传统文化，解读古人，向古人学习。“古月还照今人”，在今天，我们如何用当代人的视角看待古代的兰草，如何写兰，具有时代符号，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延续了传统。

几位画家都是对传统文化理解甚厚，志趣相投，延续传统文人的喜好，在传统花鸟画领域形成自己的风格。他们是在继承和传播中国文化背景下理解花鸟画，以兰为延续，达到对中国文化笔墨情调的认识、理解和创作。

霍春阳表示，以兰花作一个展览是对中国花鸟画提出的一个老课题，但这个课题却是我们这些年忽略的。

古人对于四君子的评价很高，将它们上升到文化的高度，赋予它们品格，从书法、文学入手，是人格的体现。而现在，我们对古典文化的认识不足，远离了古代笔法，是应该回归传统寻求养分。他自嘲自己画画就是“泥古不化”，但“古”即是一种品质，一种质地，是向先贤学习的经验与宝贵的体验。

胡石称自己从未间断师古，他表示，花鸟画的创新不是刻意为之的。他说：“今天的花鸟画，要发展，要好好向古人学习，而创新是自然的事，瓜熟蒂落。”对传统的继承，不是简单地学某某派，而是从根本继承民族绘画的精神，并在实践中加以发展。如齐白石当年所言，“画家先阅古人真迹甚多，然后脱尽前人习气，别创画格，为前人所不为者。”

正如张继刚所言，中国画的创新需要画家全面的文化素养作为支撑，即便是老的题材，也需要新的内涵和意境。创新绝不是无源之水，无根之木，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和借鉴，温故而知新，只有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。



胡石 墨兰系列之三 纸本水墨 69×45厘米 2012年



张继刚 墨兰系列之六 纸本水墨 69×45厘米 2012年



赵跃鹏 墨兰系列之二 纸本水墨 46×23厘米 2012年



何士扬 墨兰系列之七 纸本水墨 34×70厘米 2012年